



抄考要云
周語以四
岳為共工
之徒孫佐
禹治水又
伯夷之後
也太史公
于陳祀世
家云伯夷
之後至周
武王復封
于齊曰太
公望乃本
鄭語而齊
世家云四
岳者乃本
周語豈四
岳即伯夷
耶
按東方朔
云客難曰
太公休行
仁義七十
有二乃設

齊太公世家第二

史記三十二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

譙周曰姓姜名牙炎帝之裔伯夷其之後。索隱曰牙是字尚是其名

先祖常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

徐廣曰呂在南

陽宛或封於申姓姜氏

索隱曰申在南陽宛縣申伯之國

夏商之時申呂或封

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木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

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

索隱曰譙周曰呂望常屠牛於朝歌賣飯於孟津

以漁釣

奸周西伯

正義曰奸音干呂氏春秋云太公釣於茲泉遇文王

處今謂之北谷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水次盤石釣處即

苑云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忿脫其

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

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西伯將出獵
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麇隱曰餘木作螭字索非虎非龍所獲霸

用于文武
孔叢子云
歡身苦志
八十而遇
文王奉全
歎耳楚辭
云太公九
十乃顯榮
則以指封
國時也
王應麟曰鬼
谷子云伊尹
五就禁五就
湯然後合于
湯呂尚三入
殷朝三就文
王然後合于
文王夫伊呂
聖人之耦豈
詭遇而求獲
者必戰則辨
士之誣至夫
也伊尹三聘
而起太公碎
紂海濱當取
信于孟子
茅坤曰太史
公叙太公始

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
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
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
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
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闕天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
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
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友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
然要之為文武師楊慎曰綴斷博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
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
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
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大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

為謂謀延兵
家者言也非
走

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王維禎曰此是文王崩武王即位

九年欲脩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劉向別錄

之父之故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索隱曰本或

融曰蒼兕主舟揖官名又王充云蒼兕水作蒼雉按馬

獸九頭今誓衆令急濟故言蒼兕以懼之摠爾衆庶與爾舟楫

後至者斬楊慎曰尚書泰誓無此文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

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

此太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

吉風雨暴至群公盡懼唯太公彊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

一年徐廣曰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紂師敗績紂反走登

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于社群公奉明水索隱曰周本紀

衛康叔封布采席索隱曰周本紀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

董份曰樊子
不知何謂

按一曰太公之謀居多一曰師尚父謀居多是收拾上文且與前明謀修德宗太公為本謀二句相應何孟春曰太公封齊逆旅之人趨其就國鄭桓公東會封于鄭魯宿于宋東之逆旅道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今客寢安始非封也桓公聞之接魯自駕行十日夜而至齊河與之爭封與一事耳劉向云以桓公之矣微逆旅之

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脩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王維禎曰又是收拾照管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脩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服虔曰召公奭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索隱曰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為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按今濟南武定古之棣州即無棣也五侯九伯實得征之杜預曰五等諸侯九州之伯

要幾不封也然則尚父之督之智又倍于鄭桓矣而亦有待于逆旅之人之教耶王韋曰與一段為後伯業張本故曰齊由與得征伐

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丘蓋太公之卒首有餘年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鄭玄曰太公受封留為太師死葬於周五世之後乃葬齊徐廣曰子丁公呂伋徐廣曰及立了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索隱曰公慈母譙周曰癸公慈心也癸公卒楊慎曰太公子丁公乙公乙公子哀公不辰立索隱曰系本作不臣宋哀曰哀公哀公時紀侯諧之周周烹哀公徐廣曰周夷王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正義曰括地志云薄姑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索隱曰宋衷云其黨周馬繻人將胡公於貝水殺之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淄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居彘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

程一校曰秦
繼周而十者
手其始為諸
侯也列國世
家皆書門秦
襄公始為諸
侯其始也謂
其係天下之
強弱也孔子
繼周公而全
者乎其相魯
而卒也列國
世家皆書曰
孔子曰魯曰
孔子曰魯曰
也謂其係天
下之重輕也

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脫立。口系本及譙周皆作說字成公九年卒。子莊公購立。索隱曰購音神欲反莊公二十四年大戎殺幽王。周東徙雒。秦始列為諸侯。五十六年。晉弒其君昭侯。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祿甫立。釐公九年。魯隱公初立。十九年。魯桓公弒其兄隱公而自立為君。二十五年。北戎伐齊。鄭使太子忽來救齊。齊欲妻之。忽曰。鄭小齊大。非我敵。遂辭之。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襄公元年。始為太子時。嘗與無知鬪。及立。絀無知。

按襄公以淫虐亡

按隱事悉書重綱嘗也

秩服無知怨。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為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公羊傳曰擗幹而殺之何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為讓而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索隱曰春秋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左氏云違齊難也五年。會諸侯於葵丘。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蓋葵丘有兩處。杜意以戍葵丘。當不遠出齊境。若會諸侯。又不合在本國。所以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服虔曰瓜時七月瓜時往戍一歲。卒瓜時不同。瓜謂後年瓜時。而公弗為發代。或為請代。公弗許。故此二公怒。因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之間襄公。王肅曰候曰事成公之間隙。曰。事成。

麥約言曰弗
忘失履之鞭
而肯死君難
臣哉

按尤知以
弑卷二

以女為無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楚。賈逵曰齊地。正義音扶云反。遂獵
沛丘。杜預曰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貝丘。見蔬從者曰彭生。服虔曰公見蔬從者乃見彭生鬼改形為蔬也。公怒射之，蔬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履，反而鞭主履者。
弗。正義曰非佛反。弗主履者也。三百弗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
乃遂率其眾襲宮。逢主履弗曰：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
無知弗信，弗示之創，乃信之。待宮外，令弗先入，弗先入，即匿襄
公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弗反與宮中及公之幸臣攻無
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戶間，發視，乃
襄公，遂弑之。而無知自立為齊君。桓公元年春，齊君無知游於
雍林。賈逵曰渠丘大夫也。索隱曰左傳曰雍廩殺無知於渠丘。大大者蓋雍林。云游雍林蓋以雍林為邑名。賈言渠丘為渠丘大夫也。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

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弑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
之當立者，唯命是聽。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
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群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
女也。管仲召忽傳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傳之小白，母衛女也。
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賈逵曰齊正卿高敬仲也。及雍林人
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
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
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
立之，是為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
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魯戰于乾時。杜預曰乾時齊地也。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涸故曰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

王蔡曰教誨
甚教言建誤字
妙

王維模曰仲
之請因蓋鮑
叔平時交好
傅鮑在齊必
不殺也

按以與太
公至同修
政以下相
對應

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
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瀆賈逵曰魯
池句瀆也
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
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
侯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
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
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賈逵曰堂
阜魯北境
杜預曰堂阜齊地東莞
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
齊祓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
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侯脩齊國政連五家之兵國
語
曰管子制國五家為軌軌為里設輕重魚鹽之利索隱曰管
四里為連十連為
輕重之法七篇也
也又有捕魚煮錢
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代滅

王世貞曰齊
桓之霸也不
以戰勝其德
有湯武之遺
乎當至文而
衰矣宋襄之
亟辱也楚莊

徐廣曰一作譚。索隱曰春秋魯莊十年齊師滅譚是也杜
炎預云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然此乃東海郟縣不作譚字
郟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郟郟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
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杜預曰遂在濟
北蛇丘縣東北桓公許與魯會柯而
盟杜預曰柯今
齊北東阿邑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何休曰土
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為升
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也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
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
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徐廣曰一云已許
之而倍信殺劫也愈一小快耳而棄
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
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王維模曰此
伯者假信七年諸侯會桓公於
甄杜預曰
甄衛地而桓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
奔齊齊桓公欲以為卿讓於是以為工正田成子常之祖也二

之權志也秦穆之不土盟也馬得五也昆吾大彭豳韋蕞然哉凌約言曰史下數字皆伯者本色

十三年山戎伐燕服虔曰山戎北狄蓋今鮮卑也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脩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魯潛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潛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公徐廣曰史記僖字皆作釐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而立衛君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賈逵曰蕩搖也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往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服虔曰民逃其上也潰也遂伐楚楚成王與師問曰何故涉吾

誅君子不以罪桓公故曰正而不譎以為文公可以譎而猶正蓋甚之也

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君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杜預曰所踐履之界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賈逵曰包茅菁茅包是以供祭祀是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是以來問服虔曰周昭王南巡涉漢水不知其故故桓公以此責楚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濱杜預曰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齊師進次于陘杜預曰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左傳曰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桓公矜屈完以其眾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為城杜預曰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江漢以為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素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是歲晉殺太子申生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

之盟而去之
夫豈不能一
戰哉知戰之
不必勝而戰
勝之利不過
服楚全師之
功大于克敵
故以不戰服
楚而不吝也
按書殺太
子申生罪
晉也

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賈逵曰大路諸侯朝服之

車謂之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秋復會

諸侯於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公羊傳曰葵丘之會

桓公震而矜晉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第無行從之

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

為晉君桓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杜預曰在平陽縣西南使隰朋立晉君

還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為彊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秦

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夷狄自置唯

獨齊為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按總叙桓公

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

地理志曰今支縣有孤竹城疑離枝即支也西伐大夏涉流

沙正義曰大夏分州晉陽是也東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正義曰卑耳音壁而還諸

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

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

年周襄王弟帶與我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

上卿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

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為帶謝襄王怒

弗聽四十一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

正義曰括地志云管仲墓在青州臨淄縣南與桓公冢連隰朋墓在臨淄縣北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

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正義曰即對曰

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正義曰管子云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

凌約言曰先
擒于興而後
之或廢或立
甚易明

太子而臣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

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

三子三子專權正義曰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將何以教寡

以快寡人尚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

將何愛於君公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疑耶對曰人之情

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遂盡逐

之而公食不甘心不怡者三年公曰仲父不已過手於是皆即

召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

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四十三年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

姬徐姬蔡姬皆無子索隱曰系本徐嬴姓禮婦人稱國及

好內服虔曰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左氏作

無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

公商人宋華子賈逵曰宋華氏之女子姓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

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賈逵曰雍人因宦者豎

刁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詭管仲卒五公子皆

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正義曰公有病易牙豎刁相與作

人喻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飲

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曰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

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

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決而死乎壽官

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群吏服虔曰群吏諸大夫也而

立公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

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

尸蟲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徐廣曰

也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謚次孝
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

李商曰管仲
吾信而伯天
下攘戎翟臣
周室亡國存
荆楚服諸侯
莫不至焉賢
刀易牙信而
齊國亂身死
不葬五公子
爭立兄弟相
反者數世相
公之信于其
臣一也所信
皆負則格于
天地功及後
世不得其人
則不得其死
其知人不易
也
接說云
或曰桓公
殺兒而立
非仁義也
與軸于邑
中非恭儉
也問門之
內无可嫁

者非清繁也。三國之行也。然而桓公九合諸侯。為五伯長。以其得長。佐也。失管仲。盟朋。牙身。死不。塗虫。流出。尸一人之。身。外。辱。與。施。若。其。可。不。慎。哉。弟。申。曰。宋。襄。公。上。齊。而。孝。公。即。惡。其。求。伯。而。代。之。非。人。情。也。陳。沂。曰。以。其。不。同。盟。于。齊。諸。侯。為。齊。伐。之。非。齊。倍。德。也。

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為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葬齊桓公。正義曰。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臨淄縣南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壩一所。二墳。晉永嘉末。人發之。初得版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率犬入。中得金蠶數十。薄珠襦。玉匣。繒帛。軍器。不可勝數。又以人殉葬。骸骨狼藉也。六年春。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齊也。服虔曰。魯僖公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宋襄公欲行霸道。不與盟。故伐之。夏。宋襄公卒。七年。晉文公立。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為昭公。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昭公元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而會諸侯踐土。朝周天子。使晉稱伯。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秦兵敗於殽。十二年。秦穆公卒。十九年。五月。昭

董份曰。按上。既曰其姬生。其公矣。則以。復曰其母曰。某姬。恐少。行。蓋太史公不。及。刪。者。按。博。云。丑。逐。怨。認。公。之。使。戎。取。與。莊。公。之。侍。賈。李。皆。迎。怨。也。安。得。不。遇。害。哉。王。韋。曰。斷。足。奪。妻。卒。受。竹。中。之。刺。忿。欲。之。當。戒。明。驗。哉。按。前。對。姬。生。無。諱。

公卒。子舍立為齊君。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眾十月。即墓上弒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為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懿公四年。春。初。懿公為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即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賈逵曰。僕。御也。索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官。使庸職。乘索隱曰。左氏作。閭。職。此言五月。懿公游於申池。杜預曰。齊南城。庸職。蓋謂受顧職之妻。右有池。疑此是也。左思齊都賦。註曰。申池。海濱。齊藪也。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弒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為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衛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

段揔其生
之自既死
詭立三月
死一段揔
其立之次
為綱而後
各分鎖而
應之為目
齊悼惠王
世家分王
七王亦用
以法非復
詭也

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殺梁傳曰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冒見於軾王子城父攻殺之賈逵曰王子理之於北門晉趙穿弒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子頃音傾公無野立初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卒高國畏其偏也逐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楚莊王彊伐陳二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六年春晉使卻克於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卻克上夫人笑之卻克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歸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卻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彊質晉晉兵去十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卻克索隱曰成二年左傳魯滅宣叔衛孫桓子如晉皆主於卻克是晉使卻克以車八百乘賈逵曰八百乘六為中軍將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笄下索隱曰靡笄山名在濟南與代地靡笄山不同癸酉陳于

按此即美
高申流矢
傷腦擗是
之意
按此即紀
信與黃屋
之意
王章曰丑父
良將也忠勇
而有謀矣

鞞服虔曰逢丑父賈逵曰為齊頃公有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卻克流血至履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子忍之遂復戰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為右車絙胡卦於木而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因得亡脫去入其軍正義曰左傳云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丑父使公下晉卻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克後為右載齊侯以免晉卻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慘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於是晉軍追齊至馬陵徐廣曰齊侯請以寶器謝左傳曰賂以不聽必得笑克者蕭桐叔子杜預曰桐叔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蕭君之字齊故遠言之賈逵曰蕭附庸子姓令齊東畝索隱曰壘畝東行則也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義

楊慎曰安嬰不入崔陳之黨鄭肅不入牛李之黨二子有焉

杼之寇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晉欲與晉合謀襲齊

而不得間莊公嘗管宦者賈舉賈舉復侍為崔杼間公以報怨

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問崔

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

歌服虔曰公以為妾氏不宦者賈舉遮公從宮而入閉門崔杼

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

不許皆曰君之臣行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服虔曰崔杼之

或許陪臣爭趣索隱曰左有淫者不知二命杜預曰言得淫人

知他公踰牆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弒之晏嬰立崔杼門外曰君

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已亡非其私暱

誰敢任之服虔曰言若自以已之私欲取死門開而入枕公尸

黃震曰按崔慶之變晏子仰天不可盟可謂疾風勁草者矣齊太史書崔杼弒莊公死於前

按上崔杼當作崔氏

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丁且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是為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

女也景公立以崔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

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

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

書曰崔杼弒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

崔杼乃舍之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疆其母死取東郭女

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與其弟偃相崔氏成有罪正義曰左

傳云成有二相急治之立明為太子成請老於崔杼按上崔杼

疾而廢之二相弗聽曰崔宗邑不可杜預曰濟陽東朝陽成疆

怒告慶封慶封與崔杼有郤欲其敗也成疆殺無咎偃於崔杼

家。家皆奔亡。崔杼怒，無人使一宦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為子

誅之。」使崔杼仇盧蒲癸賈逵曰：癸，齊大夫慶封之屬。攻崔氏，殺成彊，盡滅崔

氏。崔氏婦自殺。崔杼無歸，亦自殺。正義曰：左傳成彊，告慶封曰：「夫于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

莫得進矣，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汝。」乃殺東郭偃，偃亦無咎於崔氏朝也。慶封為相國

專權。三年十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

聽政。令慶舍用政。服虔曰：舍，慶封子也。已有內郤。田文子謂桓子曰：「亂將

作，田鮑高樂氏相與謀慶氏。」慶舍發甲圍慶封宮，四家徒共擊

破之。慶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吳與之朱方，聚其

族而居之。富於在齊。其秋，齊人徙葬莊公，僂崔杼尸於市，以說

衆。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

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十二年，景公如晉，見平

茅坤曰：仇未誅，故崔遷。

公欲與伐燕。十八年，公復如晉，見昭公。二十六年，獵魯郊，因人

魯與晏嬰俱問魯禮。三十一年，魯昭公辟季氏難，奔齊。齊欲以

千社封之。賈逵曰：二十五家為一社，千社二萬五千家也。子家止昭公，昭公乃請齊伐

魯，取鄆以居昭公。二十三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

有此乎？」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諛甚。」景公曰：

「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

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彗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

子曰：「使神可祝而來，祝章受反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

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

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四十二年，吳王闔閭伐楚，入郢

四十七年，魯陽虎攻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鮑子諫，景公乃

按景公宮
孔丘相也
謂以孔子
相魯為已
患也
子華曰晏嬰
卒太史公持
書蓋齊失良
佐而亂亡之
相自以始也

囚陽虎。陽虎得亡奔晉。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服虔曰東海祝

其縣犁鉏曰。索隱曰鉏音即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為樂。因

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犁鉏之計。方會

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

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是歲晏嬰卒。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

君於晉，晉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為亂，樹黨於逆臣。說景公曰：

「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輸之粟。」五十八年，

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索隱曰左傳

荼，雙則荼，子姓，姒此作芮，姬不同。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為嗣，乃言願

擇諸子長賢者為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

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為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

惠子高昭子。杜預曰惠子國立少子荼為太子。逐群公子，遷之

萊。景公卒。皇覽曰景公冢與桓公冢同處。太子荼立，是為晏孺子。冬，未葬而群

公子畏誅，皆出亡。荼諸異母兄公子壽、駒、黔奔衛。徐廣曰一云壽黔奔衛。

公子駒、陽生奔魯。索隱曰左氏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埋，

三軍事乎弗與謀。」杜預曰稱謚蓋葬後而為師乎師乎。胡黨之

乎。服虔曰言公子晏孺子元年，春，田乞偽事高國者，每朝乞驂

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

可畏，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牧乃與大夫以兵入

公宮，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徒追

之。國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圉奔魯。賈逵曰圍八月，齊秉

意茲。徐廣曰左傳八月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

康海曰：田氏
之于齊，其欲
奪而有之，豈
一朝一夕也
晏子方且安
紆和悅，裁之
以札使，勿自
甚其所為，當
是時以晏子
之顯，顯不足
以致而滅也
其理當如是
也。至高國之
屬，則恃也。然
怒而作矣。姜
氏之庸，由是

齊那意茲奔魯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

不德為彼膏
國者以格之也

陽生至齊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

魚菽之祭何休曰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也幸來會飲會飲田乞盛陽生

索中置坐中央發索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

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

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

則立之否則已鮑叔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乃

與盟立陽生是為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賈逵曰齊邑

殺之幕下而逐孺子毋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

輕之按景公時齊尚無事因嬖寵立少遂悼公元年齊伐魯取

讎闡杜預曰闡在東平剛縣北索隱曰讎在博城縣西南初陽生亡在魯季康子以其

妹妻之及歸即位使迎之季姬與季魴侯通杜預曰魴侯康子叔父也言其

情魯弗敢與故齊伐魯竟迎季姬季姬每齊復歸魯侵地鮑子

與悼公有卻不善四年吳魯伐齊南之鮑子弑悼公赴于吳吳

王夫差哭於軍門外三日將從海入討齊齊人敗之吳師乃去

晉趙鞅伐齊至賴而去徐廣曰平表云景公子簡公四年春初簡公與父陽生俱在魯也闞止有

寵焉賈逵曰闞止子我也及即位使為政田成子憚之驟顧於朝御鞅言

簡公索隱曰名為僕御官亦田氏之族按系本曰田闞不可並

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賈逵曰夕省事田逆殺人逢之杜預曰逆子

遂捕以入田氏方睦使因病而遺守囚者酒醉而殺守者得亡

子我盟諸田於陳宗賈逵曰子我惡為陳氏所怨故初田豹欲

為子我臣賈逵曰豹陳氏族也使公孫言豹賈逵曰公豹有喪而止後卒

按記曰
朝而禱不
有異事必
有異應

以為臣幸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女可乎對曰我

遠田氏矣陳氏宗疎遠也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

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公宮為陳氏

作內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二人共一乘故曰四乘

索隱曰系本陳僖子乞產成子常簡子齒宣子其夷穆子安

廩丘子尚暨茲子芒盈惠子得凡七人杜預又取昭子莊以充

入人之數按系本昭子是桓子之子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殯

相證會言四乘有八人耳今按田完系家云田常兄弟四人如

公官與此事同今此唯稱四乘不云人數知子我在帷

四乘謂弟兄四人乘車而入非二人共乘也子行在帷

處出迎之遂入閉門服虔曰成子兄弟見子行宦者禦之

兵禦子行殺宦者服虔曰舍於公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

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齊大夫曰非不利也將除害

也成子出舍于庫杜預曰以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

拔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田宗所不殺子者有如田宗杜預曰

欲出我必殺乃止子我歸屬徒服虔曰攻闈與大門杜預曰

闈大門也皆弗勝乃出田氏追之豐丘人執子我以告杜預曰

殺之郭闈服虔曰成子將殺大陸子方服虔曰子方子我田逆

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出雍門杜預曰田豹與之車弗受

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

見魯衛之士服虔曰子方將杜預曰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春秋作

公曰余蚤從御鞅言不及此甲午田常弑簡公于徐州杜預曰

左請魯哀公討不從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田常乃立簡公弟騫

按田氏卒
有齊國司
與上文齊
政卒歸田
氏句選應

一年卒。子康公貸立。田會反。廩丘。索隱曰東郡有廩丘縣康公二年韓魏趙始列為諸侯。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為齊威王疆於天下。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瑯。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脩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索隱述贊曰太公佐周實秉陰謀既表東海乃居營丘小白致霸九合諸侯及湖內寵壹鍾重流莊公失德心崔杼非仇陳氏傳政厚貨輕收悼簡邁禍田闕非儔泯泯餘列一變何由

齊太公世家第二終

史記三十二

魯周公世家第三

史記三十二

周公曰者周武王弟也。譙周曰以太王所居周地為其采邑故謂周公。索隱曰謚曰周文公。見國語。

自文王在時。旦為子孝。篤仁。異於群子。索隱曰郊誕。生本孝作敬。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

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

民。釋箕子之囚。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續殷祀。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正義曰。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外城。即魯公作。廩所築也。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克殷二

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懼。太公召公乃縵上。徐廣曰。古書縵字多。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戚憂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周

王維慎曰。歷叙書篇。與致本紀同例。按公羊傳云。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于魯。生於魯。公死於魯。則周公之魯。魯不以為魯。魯不以為魯。

周公主然
則周公曷
為不之舊
款天下之
一乎周也
王廉曰周公
面卻二公穆
以私告二王
乃私告二王
自以為功且
死生有命周
公乃款以封
代武王之死
以滋後世利
殷難天之倍
周公豈其然
乎予竊疑金
滕非古書也

王維慎曰武
王告穆未必
以周公告代
之故者聞
之因以解爰
故生
茅坤曰叙周
公佐成王事
甚略
按越絕書
云武王封
周公使傳
相成王當
是之時賞
賜不加於
有功刑罰
不加於无
罪天下家

公於是乃自以為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孔安國曰
主以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鄭玄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
也祝者讀此簡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徐廣曰阻若爾三
王是有負于之責於天以且代王發之身索隱曰尚書負為不
負上天之責故我當代之也按此且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
古禱祀遺意乃臣子迫切之至情且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
乃王發不如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
馬融曰武王受命于天帝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
不敬畏孔安國曰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無墜天之降
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孔安國曰言不救則墜天寶命今
我其即命於元龜孔安國曰就受三王之命爾之許我我其以
璧與圭歸以俟爾命孔安國曰言以事神也爾不許我我乃屏璧

與圭孔安國曰屏藏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
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上十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孔安國
也書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王肅曰籥藏周公入賀武王曰王
其無害且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孔安國曰我新受三王命
茲道能念予一人馬融曰一人天子也周公藏其策金滕墮中孔安國曰
欲人聞也誠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後武王既崩成
王少在強葆之中索隱曰強葆即襁褓古字少假借用之正
行葆小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
政當國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孔安
放言於國以誣周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
公以惑成王也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
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有

給人足禾
參茂美使
人以時說
之以禮上
順天地澤
及夷狄
按荀子述
周公戒伯
禽云唐所
執賞而見
者十人還
昔而相見
者三十人
貌執之士
百有餘人
致言而請
罪者千餘
人又曰仰
祿之士猶
可驕也正
身之士不
可驕也

接乃為詩
至訓周公
十七字宜

在上文
所以為之
若此句下

光曰我之弗辟無以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
告我先王當依此解
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為之若此於是宰相成王而使
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
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
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管蔡
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與師東伐作大誥遂
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
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天降祉福
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索隱曰尚書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
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東土以
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鵂毛詩序曰成王未

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鴟鵂也王亦未敢訓周公索隱曰訓尚書作詔
鴟毛傳曰鴟鴞鴟鵂也
是成王親周公成王七年二月之末主朝步自周至豐馬融曰
時不宜置於此
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乎上朝將而下中易都大事故告文
王武王廟即行出廟入朝堂下謂之步豐編其邑而言者告
武王廟即行出廟入朝不以為遠為文恭也使太保召公先之維維相士其三
月周公往營成周維何休曰名為成周者上居焉曰吉遂國
之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
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禮記曰周公朝諸侯下明堂之
日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不於宗廟避王也天
子周公也負之為言辭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
於前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綢綯如畏然徐廣曰綯
也音窮一本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
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

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滕之事失其本末乃云。邵寶曰周公避流言蓋嘗居東矣魯公封也不之魯而乃之楚乎他日病將沒必曰葬我成周明不敢離王也而此曰避諸奔楚何居楚夷狄之國周公方日膺之而忍一朝居邪成王發府

見周公禱書乃泣及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稱為人父母為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

亡其家為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

度治民震懼不敢荒寧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在高宗久勞

于外為與小人孔安國曰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也作其即位乃

有亮闇三年不言孔安國曰武丁即位則小乙死乃有信嚙謂也言乃謹鄭玄曰言乃喜悅則臣民望其言久不敢荒寧密謂也言乃謹矣。按尚書曰作雍言和順常理也。尚書云五

其謂也言乃謹矣。按尚書曰作雍言和順常理也。尚書云五其

祖甲馬融曰鄭玄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不義惟王久為小人于外馬融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

小人不義惟王久為小人也武丁死相庚立祖甲與死祖甲立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孔安國曰小人之所依依仁

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孔安國曰無敢失道者故無不配天在今後嗣王紂誕

淫厥佚不願天及民之從也徐廣曰一作敬之也馴案馬融曰紂大淫樂其逸無所能顧念於天

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孔安國曰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為也以便百姓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徐廣曰

王維慎曰文
王曰中易三
句是元逸篇
大抵太史公
引尚書多更
其文而以已
意聯屬之即
其皆以享國
言故據其辭
如此
公然且謹之
而况其生哉

于成周臣道
也成王不敢
當則可以易
之乎君子道
也舍臣道而
就于道周公
其愚美乎

王世貞曰謂
太甲之負於
成王也請查
滕書乎湯天
以周公之至
而幾不免易
曰月幾望馬
臣亡无外无
外者僅无咎
也

按考要云
郊祀后稷
以配天宗
祀文王于
明堂以配
上帝周禮
也成王尊
魯故魯魯
亦得郊祭
文王魯郊
見于春秋
及頌請
皇上下帝
是也魯祭
文王事不
經見上者
惟禘禮耳
按考要云
淮南子曰
太公始封
周公問何
以治齊曰
本質而上
功周公曰
後世必有
篡竊之臣
周公始封

收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正義曰括地志云

陽北畢畢上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

恭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

金滕書索隱曰尚書武王崩後有此雷風之異今言周公王乃

自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徐廣曰一作簡二公及王乃問史百

執事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者鄭玄曰問者問審然否也

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乎孔安國曰本

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按此即金滕之文

天意可知故止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

無序且當時周公既卒則所謂迎者何迎也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孔安國曰

謝天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徐廣曰築拾也

所偃者起其本拾其也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禮記曰

帝于郊配以后祭文王禮記曰諸侯不得祖天子鄭玄曰魯有

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

為魯公禮記曰周公元子就封於魯次子留相王室代魯公伯

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

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

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

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

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徐廣曰一本云政不簡不

易平易近民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

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勝作勝誓徐廣曰一作鮮一作彌駟

太公問河
以治魯曰
尊魯而後
上太公曰
後世復弱
矣蓋始封
未根政也

金履祥曰按
弑君爭國之
初自是始而
昭上不能討
失政甚矣文
徐昭王之時

王
始有以也

東郊之曰陳爾甲冑無敢不善無敢不狝正義曰狝牛馬牢也

地名也曰陳爾甲冑無敢不善無敢不狝令臣無傷其牢恐牛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敬復之孔安國曰勿敢奔越

有得佚馬牛逃無敢寇攘踰牆垣鄭玄曰寇劫取也魯人三郊

三隧王肅曰邑外曰郊外曰隧不時爾芻芟糗糧楨榦孔安

皆當儲時汝糧使足食多積芻芟供軍牛無敢不逮我甲戌築

而征徐戎孔安國曰甲戌日當無敢不及有大刑馬融曰大

此勝誓遂平徐戎定魯魯公伯禽卒徐廣曰皇甫謐云伯禽以

王十六子考公首立索隱曰系本作考公四年卒立第熙是為

煬公索隱曰熙煬公築萊徐廣曰一作煬門宋忠曰今魯國

六年卒子幽公宰立索隱曰世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濳殺幽公

而自立是為魏公徐廣曰世魏公五十年卒子厲公擢立索隱

本作厲公三十七年卒魯人立北第具是為獻公獻公三十二

年卒子真公湏立索隱曰真音慎本亦作慎公按湏亦有真侯

鼻真公十四年周厲王無道出奔瑗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

王即位三十年真公卒第敖立是為武公武公九年春武公與

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戲為魯太子周之

樊仲山父諫宣王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

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

弃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

民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韋昭曰言先王立

行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韋昭曰先王之命立長今魯

也誅之亦失不誅亦失命不誅則王命廢王其圖之宣王弗聽

王維禎曰仲
山甫之言信
矣

卒立戲為魯太子。夏武公歸而卒。戲立是為懿公。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徐廣曰一作訓諸侯者以為魯後。樊穆仲曰：帝昭曰穆仲仲山父之謚也魯懿公第稱肅恭明神，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固實。徐廣曰固一作故昭曰：故實，故事之是也。不干所問，不犯所知。宣王曰：然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宮。帝昭曰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是為孝公。自是後諸侯多畔。王命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周，夫戎殺幽王，秦始列為諸侯。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涅立。索隱曰系本作弗，是為惠公。惠公三十年，晉人弑其君昭侯。四十五年，晉人又弑其君孝侯。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為隱公。索隱曰隱公名

息系本名息姑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為娶於

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索隱曰左傳宋武公生仲子，手中有魯夫人文，故歸魯生。

桓公今此云惠公奪息婦而自妻，又經傳不言惠公無道，左氏文亦分明不知太史公何據而為此說。生子允。徐廣

曰一作作執，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人共

令息攝政，不言即位。隱公五年，觀漁於棠。賈逵曰棠魯地，杜預曰高平方與縣北有

武棠亭魯侯觀魚臺也八年，與鄭易天子之泰山之邑。祊及許田，君子譏

之。穀梁傳曰祊者鄭伯之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許田乃魯之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十

一年，冬，公子揮按左傳作翬，字羽父諂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

請為君殺子允，君以我為相。左傳曰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也隱公曰：有先

君命，吾為允少，故攝代。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履

曰菟裘魯邑也，杜預曰在泰山梁父縣南以授子允政，揮懼子允聞而反，誅之，乃反

按穀梁氏云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抑也。既勝其邪，心以自隱，美已探先君之抑志而遂以成福，則是成父之惡也。若隱者可

謂輕千乘之國，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為子殺隱公。
則未也。予坤曰：隱公於此當罪以如之法言則揮其矣。金履祥曰：鄭以括田易許，至是魯桓公立修好于鄭而鄭要之以許為吾之會，且加璧焉。於是許與許曰：天蓋鄭以貪易許而桓以饋鄭也。又曰：魯桓與仲糾隱而為君，相歸許于齊，成婚于齊，所以求援於大國者為許亦至矣。而桓之所以日墮者卒以姜氏。

諧隱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為子殺隱公。
子允許諾。十一月，隱公祭鍾巫。賈逵曰：鍾巫，祭名也。齊于社圃，館于蔦氏。蔦氏，魯大夫。揮使人弑隱公于蔦氏，而立子允為君。是為桓公。
桓公元年，鄭以璧易天子之許田。麋信曰：鄭以祊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二年，以宋之賂鼎入於太廟。君子譏之。穀梁傳曰：桓公內殺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公羊傳曰：周公廟曰太廟。三年，使揮迎婦于齊為夫人。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為太子。十六年，會于曹，伐鄭，入厲公。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夫人如齊。申繻諫止公。賈逵曰：申繻，魯大夫。公不聽。遂如齊。齊襄公通桓公夫人，公怒夫人，夫人以告齊侯。夏四月丙子，齊襄公饗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搯其脅，公死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

人力不可以勝天也。如此矣。

田汝成曰：魯款納于糾于齊後，桓公一旬何許該管仲可謂知人矣。

按公羊氏云：要盟不可犯而桓公不欺管仲，可仇而桓公不怒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

來脩好禮，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請得彭生，以除醜於諸侯。齊人殺彭生，以說魯。立太子同，是為莊公。莊公母夫人因留齊，不敢歸魯。莊公五年冬，伐衛，內衛惠公。八年，齊公子糾來奔。九年，魯欲內子糾於齊。後桓公，桓公發兵擊魯，魯急殺子糾，召忽死。齊告魯，生致管仲，魯人施伯曰：正義曰：世本云：施伯，魯惠公孫。齊欲得管仲，非殺之也。將用之，用之則為魯患，不如殺之，以其屍與之。莊公不聽。遂囚管仲與齊。齊人相管仲。十三年，魯莊公與曹沫會齊，桓公于柯，曹沫劫齊桓公，求魯侵地，已盟而釋桓公。桓公欲背約，管仲諫，卒歸魯侵地。十五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莊公如齊，觀社。韋昭曰：齊因祀社，蒐軍實，以示軍容，公往觀之。三十二年，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賈逵曰：黨氏，魯大夫任姓。見孟女，黨氏女。杜預曰：孟長任字。說而愛之，許立為夫人，割臂以

茅坤曰次姦
奪之際甚明

盟孟女生子斑。按左氏作般。斑長說梁氏女。杜預曰梁氏魯大夫也。往觀園人

犖自牆外與梁氏女戲。服虔曰園人掌養馬者犖其名也。斑怒鞭犖。莊公聞之

曰。犖有力焉。遂殺之。是未可鞭而置也。斑未得殺。會莊公有疾。

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莊公取齊女為夫

人曰哀姜。哀姜無子。哀姜娣曰叔姜生子開。莊公無適嗣。愛孟

女。欲立其子斑。莊公病而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

之常也。何休曰父死子繼。死弟及。慶父在。可為嗣。君何憂。莊公患叔牙欲

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立斑也。莊公曰。曩者叔牙

欲立慶父。柰何。季友以莊公命命牙待於鍼巫氏。杜預曰鍼巫氏魯之大夫也。

使鍼季刼飲叔牙以鴆。服虔曰鴆鳥。一曰運日鳥。曰。飲此。則有後奉祀。不

然。死日無後。牙遂飲鴆而死。魯立其子為叔孫氏。杜預曰不以罪誅故得立。

王世貞曰季友之為牙後也。以厚也。其也。孟氏何居。周公復祭。下復祭。

後世。八月癸亥。莊公卒。季友竟立子斑為君。如莊公命。侍

舍于黨氏。正義曰未至公宮止於舅氏。先時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娣

子開及莊公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犖殺魯公

子斑於黨氏。季友奔陳。服虔曰季友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故避其難出奔。慶父竟立

莊公子開。是為潛公。索隱曰系本名曰啓。今此作開。避漢景帝諱耳。春秋作閔公也。潛公二年。

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潛公。而立慶父。慶父使

上齒襲殺潛公於武闈。賈逵曰十齒魯大夫。也。宮中之門謂之闈。季友聞之。自陳與

潛公弟申如邾。請魯求內之。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於是

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公。索隱曰潛公之弟名曰釐。公亦申成季相之魯國以理。釐公亦

莊公少子。哀姜恐奔邾。季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使人殺

慶父。慶父請奔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慶父聞奚斯音

如必夫。不弟不忠。不白不冤。不考之報其糾。如必夫。

邵經邦曰予
現季友之事
所謂坎有險
求小得大能
明乎大義者
也都定公曰
臣弑君无在
官者發元救
夫和不同也
尚能斷斯欲
豈有大國而
不聞者哉與
又不明于是
復有誤惠及
視之無无惑
乎亂之相
種也
始於為慶
父後叔為
叔于後季
為季友後

乃自殺齊桓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乃召之邾而殺之以
其屍歸戮之魯魯釐公請而葬之季友母陳女故亡在陳陳故
佐送季友及子申季友之將生也父魯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
其名曰友間于兩社為公室輔賈逵曰兩社周社亳社也兩社之間朝廷執政之臣所在季
友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掌曰友遂以名之號為成季其後
為季氏慶父後為孟氏也釐公元年以汶陽鄆封季友索隱曰鄆今作鄆
費音同祕按費季友為相九年晉里克殺其君奚齊卓子齊桓
在汶水之北索隱曰晉地在平陽縣立晉惠公十七年
公率釐公討晉亂至高梁而還索隱曰晉地在平陽縣立晉惠公十七年
齊桓公卒二十四年晉文公即位三十三年釐公卒子興立是
為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三年文公朝
晉襄公十一年十月甲午魯敗翟于鹹服虔曰魯地也獲長翟裔如富

父終甥春其喉以戈殺之服虔曰富父終甥魯大夫也春猶衝埋其首於子駒之

門賈逵曰子駒魯郭門名以命宣伯服虔曰宣伯叔孫得臣子喬如也得

功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服虔曰武公周平王時在春秋前

曰鄭作廋音所司徒皇父帥師禦之以敗翟于長丘獲長翟緣

斯賈逵曰喬晉之滅路在魯宣公十五年獲喬如弟焚如齊惠公二年

鄭瞞伐齊齊王子城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北門衛人獲其

季弟簡如鄭瞞由是遂亡杜預曰長翟之種絕十五年季文子使於晉十

八年二月文公卒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生子惡及視次

妃敬嬴嬖愛生子倭徐廣曰一作倭倭私事襄仲服虔曰襄仲公子遂襄仲欲立

之叔仲曰不可服虔曰叔仲惠伯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許

之冬十月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倭是為宣公哀姜歸齊哭而

田汝成曰東
門遂廢適立
庶魯亂之謂
也

過市曰。天乎。襄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服虔曰三桓魯桓公之族仲孫叔孫季孫宣公佞十二年楚

莊王彊圍鄭。鄭伯降復國之。十八年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是

為成公。季文子曰。使我殺適立庶。失大援者襄仲。杜預曰襄仲

於楚既不固又不能堅襄仲立宣公。公孫歸父有寵。服虔曰歸父襄仲之

子宣公欲去三桓。與晉謀伐三桓。會宣公卒。季文子怨之。歸父

奔齊。成公二年春。齊伐取我隆。左傳作龍杜預曰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夏公與晉

郤克敗齊頃公於鞏。齊復歸我侵地。四年成公如晉。晉景公不

敬魯。魯欲背晉合於楚。或諫乃不。十年成公如晉。晉景公卒。因

留成公送葬。魯諱之。索隱曰經不書其葬唯言公如晉是諱之十五年始與吳王壽

夢會鍾離。十六年宣伯告晉欲誅季文子。服虔曰宣伯叔孫何如文子有

義。晉人弗許。十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為襄公。是時襄公三歲

也。襄公元年晉立悼公。往年冬晉欒書弒其兄厲公。四年襄公

朝晉。五年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既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

以相三君。索隱曰宣成襄也君子曰季文子庶忠矣。九年與晉伐鄭。晉

悼公冠襄公於衛。左傳曰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季武子從。相行禮。十一

年三桓氏分為三軍。韋昭曰周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魯伯禽之封舊有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

季武子欲專公室。故益中軍。十二年朝晉。十六年晉平公即位。

二十一年朝晉平公。二十二年孔丘生。正我曰生在周靈王二十一年曾襄二十二年

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莊公。立其弟景公。二十九年吳延陵

季子使魯問周樂。盡知其意。魯人敬焉。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

其九月太子卒。左傳曰毀也。索隱曰左傳云胡女敬歸之子子野立三月卒魯人立齊歸之。

按以相三君句在三無句下是倒叙文法而以君子曰一句為之敘事中說論也

子視為君徐廣曰視一作視服虔曰胡歸姓是為昭公昭公年

十九猶有童心服虔曰言無成人之志穆叔不欲立索隱曰魯大夫叔孫

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即立長服虔曰無母弟年鈞擇賢義

鈞則卜之杜預曰義均謂賢等今禍非適嗣且又居喪意不在戚而有喜

色若果立必為季氏憂季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君

子曰是不終也昭公三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魯耻焉四

年楚靈王會諸侯於申昭公稱病不往七年季武子卒八年楚

靈王就章華臺召昭公昭公往賀賜昭公寶器已而悔復詐取

之左傳曰好以大屈服虔曰大屈實金可以為劍一曰大屈子名魯連書曰楚子享魯侯于章華與之大曲之弓十二

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

代立十五年朝晉晉留之葬晉昭公魯耻之二十年齊景公與

按淮南子云利之所從來者始其大也至于亡柱礎

晏子狩竟因入魯問禮二十一年朝晉至河晉謝還之二十五

年春鸚鵡來巢周禮曰鸚鵡不倫濟公羊傳曰師已非中國之禽也宜穴而巢師已魯大夫也

曰文成之世童謡曰鸚鵡來巢公在乾侯鸚鵡入處公在外野

季氏與邱氏鬪雞杜預曰季平子與邱昭伯鬪雞季氏芥雞羽服虔曰播

雞羽可以坐邱氏雞曰杜預曰邱氏金距服虔曰以季平子怒而

曰或云以膠沙播之為芥雞羽服虔曰以季平子怒而

侵邱氏服虔曰侵邱氏邱昭伯亦怒平子索隱曰系本昭伯名

臧昭伯之弟會偽讒臧氏匿季氏賈逵曰昭伯臧孫賜也

也宣叔許之孫與昭伯也臧昭伯囚季氏人季平子怒囚臧氏老服

家之大臣臧邱氏以難告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

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臣罪誅之請遷沂上弗許杜預曰魯

按邱昭伯
公使孟孟
時方以昭
公伐季氏
之命告孟
孫故在孟
孫所也

五乘自首子家駒曰索隱曰魯大夫仲孫君其許之政自季氏

久矣為徒者眾眾將合謀弗聽邱氏曰必殺之叔孫氏之臣慶

左傳曰謂其眾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

慶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賈逵曰懿子仲孫何忌聞叔孫氏勝亦

殺邱昭伯邱昭伯為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巴

亥公至于齊齊景公曰請致千社待君子家曰棄周公之業而

臣於齊可乎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叔孫

見公還見平子平子頓首初欲迎昭公孟孫季孫後悔乃止二

十六年春齊伐魯取鄆賈逵曰而居昭公焉夏齊景公將內公

令無受魯賂申豐汝賈賈逵曰申豐汝賈魯大夫許齊臣高斲子將粟五千

庾賈逵曰十六斗為庾五千庾八萬斗索隱曰一木子將言

王維積曰子
將受汝賈許
乃為言無內
昭公令無受
魯賂可笑哉

於齊侯曰群臣不能事魯君有異焉服虔曰異宋元公為魯如

晉求內之道卒春秋曰宋公叔孫昭子求內其君無病而死索

曰昭子名媯即穰叔子不知天棄魯乎抑魯君有罪于鬼神也願君且待

齊景公從之二十八年昭公如晉求入季平子私於晉六卿六

卿受季氏賂諫晉君晉君乃止居昭公乾侯杜預曰乾侯在魏

邑二十九年昭公如鄆齊景公使人賜昭公書自謂主君服虔

夫稱主比公於昭公耻之怒而去乾侯三十一年晉欲內昭公

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王肅曰因六卿謝罪六卿為言曰晉

欲內昭公眾不從晉人止三十二年昭公卒於乾侯魯人共立

昭公弟宋為君是為定公定公立趙簡子問史墨服虔曰史墨

曰季氏亡乎史墨對曰不亡季氏有大功於魯受鄆為上卿至

王維積曰童
話驗矣

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卒東門遂服虔曰東門遂襄仲也居東門故稱東門

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失國政政在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

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杜預曰器車服名爵號定

公五年季平子卒陽虎私怒囚季相子與盟乃捨之七年齊伐

我取郕以為魯陽虎邑以從政八年陽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

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相子將殺之相子詐而得脫三桓

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服虔曰陽關魯邑九年魯伐陽虎陽虎奔齊已

而奔晉趙氏正義曰左傳云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十年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

谷孔子行相事齊欲襲魯君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

乃止歸魯侵地而謝過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收其甲兵孟

氏不肯墮城杜預曰墮毀按城傳作成伐之不克而止季相子受齊女樂

皆以禮之功故曰以禮衛人甚于城郭

孔子去十五年定公卒子將立是為哀公索隱曰系本將亦作蔣哀公五

年齊景公卒六年齊田乞弑其君孺子七年吳王夫差殲伐齊

至繒徵百牢於魯季康子使子貢說吳王及太宰嚭以禮訓之

吳王曰我文身不足責禮乃止八年吳為鄒伐魯至城下盟而

去齊伐我取三邑十年伐齊南邊十二年齊伐魯季氏用冉有

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衛歸魯十四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於徐

州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為介適齊

齊歸我侵地田常初相欲親諸侯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二年越

王句踐滅吳王夫差二十七年春季康子卒夏哀公患三桓將

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難故君臣多間賈逵曰公游

于陵阪服虔曰陵阪地名遇孟武伯於衢曰請問余及死乎杜預曰問已可得

金履祥曰不
道死也雖謂
之不及于魯
亦可也經世
書三桓作推
其其君長公
蓋誅心之法
不弑而弑試
也
許應元曰經
閔魯三家之
替強皆自伯
禽用天子之
禮如程子謂
其因習之弊
信哉

壽死對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陞氏杜預曰

有山三桓攻公公奔于衛去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

于有山氏徐廣曰皇甫謐云哀子寧立是為悼公悼公之時三

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十三年三晉滅智伯分其地有

之三十七年悼公卒徐廣曰一本云悼公即位三十年乃於秦

與劉歆歷譜合而反違年表未詳何故子嘉立是為元公元公

二十一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子顯立是為穆公索隱曰系本

穆公三十三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子奮立是為共公共公二

十二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子也立是為康公康公九年卒徐

日皇甫謐云元子隱立是為景公索隱曰景公二十九年卒徐

日皇甫謐云元子叔立是為平公索隱曰系是時六國皆稱

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三十二年平公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子

賈立是為文公索隱曰系本作潁公文公七年楚懷王死于

秦二十三年文公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子聃立是為頃公頃公

二年秦拔楚之郢徐廣曰年表云文公十楚傾王東徙于陳十

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廣曰徐州在魯東今薛縣索隱曰說

薛縣六國時曰徐州徐邠並音舒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頃公亡遷於下

邳徐廣曰下為家人魯絕祀頃公卒于柯徐廣曰皇甫謐云元

日春秋齊及魯盟于柯社魯起周公至頃公凡三十四世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

也徐廣曰漢書地理志云魯濱洙泗之間其民洙泗初者扶老

也斷魚斤反東州語也蓋勿者患苦長者忿愧自守故斷

野雅曰本于
諉而爭也老
少相讓幾于
爭矣孔子知
魯道之將微
嘆之太史公
嘆慶父叔牙

之亂以揖讓
相尚而君臣
之間至反戾
者是故又嘆

聞不備繁欽賦曰涉洙泗而飲
馬耻少長之斷斷車字益明
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為臣親攻昭公昭公
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

索隱述黃曰武王既沒成王幼孤周公攝政負宸據圖及還
臣列北面躬如元子封魯少昊之墟夾輔王室世職不渝降
及孝公穆仲致譽隱能讓國春
秋之初丘明執簡褒貶備書

魯周公世家第三終

史記三十三

